

杨万里诗文集

中

【初入淮河四绝句】
天涯刘岳张韩宣国威
背驰波浪交涉亦难为
只馀鸥鹭无拘管
一年一度到江南

船离洪泽岸头沙
赵张二相筑皇基
北去南来自在飞

人到淮河意不佳
泪湿秋风欲怨谁
中原父老莫空谈

何必桑干方是远
两岸舟船各
逢著玉人诉

中流以北即



杨万里诗文集

中

宋 杨万里 著
王琦珍 整理

江西人民出版社

中 册 卷 目

卷五十	启	875	卷七十	奏状劄子	1125
卷五十一	启	885	卷七十一	记	1144
卷五十二	启	897	卷七十二	记	1156
卷五十三	启	906	卷七十三	记	1169
卷五十四	启	916	卷七十四	记	1183
卷五十五	启	925	卷七十五	记	1196
卷五十六	启	933	卷七十六	记	1211
卷五十七	启	941	卷七十七	序	1225
卷五十八	启	949	卷七十八	序	1236
卷五十九	启	956	卷七十九	序	1246
卷六十	启	962	卷八十	序	1257
卷六十一	启	973	卷八十一	序	1266
卷六十二	书	981	卷八十二	序	1277
卷六十三	书	1005	卷八十三	序	1293
卷六十四	书	1021	卷八十四	心学论	
卷六十五	书	1035	六经论		1310
卷六十六	书	1050	卷八十五	心学论	
卷六十七	书	1065	圣徒论		1323
卷六十八	书	1085	卷八十六	心学论	
卷六十九	奏对劄子	1102	圣徒论		1335

卷八十七	千虑策	1352	卷一百零四	尺牍	1611
卷八十八	千虑策	1388	卷一百零五	尺牍	1632
卷八十九	千虑策	1408	卷一百零六	尺牍	1649
卷九十	程试论	1428	卷一百零七	尺牍	1669
卷九十一	庸言	1444			
卷九十二	庸言	1456			
卷九十三	庸言	1467			
卷九十四	庸言	1479			
卷九十五	解				
	《天问》《天对》解	1491			
卷九十六	杂著				
	册文	1526			
	词	1527			
	议	1528			
	策问	1532			
卷九十七	杂著				
	词疏	1539			
	箴	1544			
	铭	1545			
	赞	1551			
	乐府	1555			
卷九十八	题跋	1559			
卷九十九	题跋	1568			
卷一百	题跋	1576			
卷一百零一	祭文	1585			
卷一百零二	祭文	1593			
卷一百零三	祝文	1604			

卷五十 启

谢胡侍郎作先人墓铭启

丘园遗老，岂幸身名之必传？道德宗师，所忧潜晦^{〔一〕}之遂泯^{〔二〕}。有华峻极之笔，施及不肖之孤。感非不多，悲曷能语？

追惟先子，早企前修。负米为亲，肯辞濒死？绝甘教子，殆不可生。曾极天之罔酬，盍^{〔三〕}陨地之小缓^{〔四〕}？彼苍不吊，莫白此冤。卜其宅兆而安厝之，欲留何及？惟是窆窆从祔庙者，所美未彰。盖将无以掩诸幽，殆不可以谓之子。披肝为纸，滴泪到泉。控于仁人，属此大事。亦知^{〔五〕}言语精神之方乱，何遽以闻？所恃州闾乡党之未忘，或为之动。孰云望外，已挂经端^{〔六〕}。表出先人之孝廉，宠贻惊代之词翰。昔昌黎独擅碑版之任，未免刘叉^{〔七〕}之讥；至东坡不作铭志之辞，乃为陈慥之传。岂要人有卖文之瓜李^{〔八〕}，而匹士无点人^{〔九〕}之埃尘。并韩之文，而去其贪；践苏之戒，而兼其妙。是惟具美，不在我公？岂繫寒门，专殒^{〔十〕}此福。

兹盖伏遇某官，古之爱直，志在《春秋》。观其请剑以断佞臣，夫谁或恕？今也纳石而铭处士，独得曰私？某敢不思其所来，是必有劝。罔俾九京之憾，以忝所生；庶几一字之褒，有代之答。

【校】

〔一〕潜晦 底本作“潜海”，误。据它本改。

〔二〕遂泯 四库本、荟要本作“或泯”。

〔三〕盍 四库本、荟要本作“盖”。

〔四〕小缓 家刻本作“少缓”。

〔五〕亦知 四库本、荟要本作“以”。家刻本作“顷以”。

〔六〕经端 底本、四库本、荟要本作“经端”。此据家刻本改。

〔七〕刘叉 它本作“刘义”，误。

〔八〕瓜李 四库本、荟要本作“生活”。家刻本作“孤李”。

[九]点人 四库本作“点壁”。荟要本作“点笔”。家刻本作“点墨”。

[十]繪 底本作“向”，误。据它本改。

代胡峡州谢宰执启

廊庙勤民，是先遐僻。珪符乏使^{〔一〕}，亦逮羈孤。恐误所蒙，敢荣于得？

伏念某，志空自苦，才则安施？少也结交，颇闻诸老之馀论；慨然求道，不悟流年之去人。半生林泉，卒岁编简。冀自得致知之要，或庶几济务^{〔二〕}之功。出而试焉，飒欲老矣。顷再乘^{〔三〕}于贰广，恍^{〔四〕}十阅于周星。忽知己之此逢，乃单言^{〔五〕}之偶合。播以大钧之造，假以夷陵之麾。

兹盖伏遇某官，所养天全，其贞玉立。方力行颜孟之妙学，不曰空言；以追还唐虞之淳风^{〔六〕}，一陶斯世。故虽片善，举在兼收。某敢不究^{〔七〕}宣君相之宽恩，惠绥田野之黎庶？瞿塘历险，当更坚铁石之心；巴峡^{〔八〕}云遥，使如^{〔九〕}居畿甸之地。

【校】

〔一〕乏使 家刻本作“出使”。

〔二〕济务 四库本作“济物”。

〔三〕乘 四库本、荟要本作“求”。家刻本作“来”。

〔四〕恍 底本作“悦”，据四库本、荟要本改。家刻本作“既”。

〔五〕单言 四库本作“单词”。荟要本作“谭言”。

〔六〕淳风 底本作“绝风”，据它本改。

〔七〕究 家刻本作“宏”。

〔八〕巴峡 家刻本作“山峡”。

〔九〕使如 四库本作“尚如”。荟要本作“适如”。家刻本作“恍如”。

回刘简伯县尉

顷于二水，甚喜闻于收科，隔以万山，乃独未之修庆。重缘贫病之迹，强作都城之行。聊尔觅官，近兹还舍。颇欲鞭鸱鹭之野性，无奈懒何？念将随燕雀之贺成，或云晚矣。正^{〔一〕}含毫而莫决，遽下教

以相先。于谦有光，反己则愧。

恭惟某官，其文天秀，有誉川增。方其在万人场屋之中，脱然无半点举子之气。此行我里，其获几人？取之寡，则见其精；得之难，而后可贵。况如近世之士，止以登名为荣。朝拾笏袍，暮焚^{〔二〕}笔砚。惟执事器阔而量博，于古学心慕而手追^{〔三〕}。粲然伟辞，发乎交际。观其小者，知远大之莫量；顾少安之，看抟扶之无晚^{〔四〕}。孰谓一尉，能淹若人？某尝辱与游，岂不有耀！

【校】

〔一〕正 家刻本作“收”。

〔二〕焚 四库本作“樊”。

〔三〕手追 家刻本作“力追”。

〔四〕无晚 四库本、荟要本作“无既”。家刻本作“几晚”。

代李直卿谢漕司发解启

锁厅弄翰，聊尔逢场。漕榜挂名，居然充数。岂亦造物之见苦？又使壮怀之勃兴。虽非所欣，独得自弃？

伏念某，学本求道，才无逾人^{〔一〕}。阅世故以浸多，悠悠嚼蜡；拊尘编而有见，往往得鱼。以兹徜徉^{〔二〕}，乃至迂拙。盖尝诵《子虚》而首送^{〔三〕}，竟亦与考官而舛驰。晚遇飞龙之初，堕在特恩之列。南宫^{〔四〕}年少，见谓陈人；仕路达官，半有德色。姑求为步兵而隐耳，将速营糟丘而老焉。偶兔目之又黄，顾鬓毛而未白。亲故逼迫，子弟开陈。远引菑川牧叟之复行，近援恩江鳌客之大用。天其或者^{〔五〕}，时不再来。遂此强颜，更讎^{〔六〕}故艺。扁舟径下，颇欲快秋水落霞之观；破砚久荒，岂复作春草生池之梦？莫知是举，其必有从。

兹盖伏遇某官，道隆百世之师，身为天下之老。孤忠所贯，犹足开衡山之云；万目是瞻，恨未沛傅岩之雨。论思小辍，注想弥深。眷言空疏，允出鉴裁^{〔七〕}。则^{〔八〕}其波及，亦复言扬。某敢不改图所新，更策其钝？题于淡墨，岂以为士君子之荣？造在彤廷，庶少吐子大夫之对。

【校】

〔一〕逾人 底本作“瘡人”，误。据它本改。

〔二〕倘徉 底本、四库本、荟要本作“傍徉”。此据家刻本改。

〔三〕首送 它本作“首选”。

〔四〕南官 它本作“南斗”。

〔五〕天其或者 家刻本作“或者时去”。

〔六〕更餽 家刻本作“更售”。同义。《史记·高祖本纪》：“高祖每酤，留饮酒，餽数倍。”

〔七〕允出鉴裁 四库本作“敢希裁鉴”。荟要本作“无出裁鉴”。家刻本作“无出鉴裁”。

〔八〕则 四库本作“乃”。

代罗武冈得祠禄谢蒋右相启

老之将至，岂乘障之敢安？贫不能归，乃丐祠之得请^{〔一〕}。适当吾相延登^{〔二〕}之始，首在大钧块圯之中。恩藏于心^{〔三〕}，感至于骨。

伏念某，半生孤立，暮节倦飞。处宣和之成均，颇参耆旧；脱建炎之场屋，亦欲腾骞^{〔四〕}。古风一颓，世路九折。作吏而信所学，众方尊城旦之书；干时而售以文，彼焉用毛锥之子？晚得小垒，邈在三湘。方汉宣帝循名责实之秋，此为时矣；诵孟浩然多病不才之句，其如命何！退无族亲朋友之依^{〔五〕}，进无蚍蜉蚂蚁之援。方将四顾，聊复一鸣。人皆谓愚，公独怜我。

兹盖伏遇某官，人物两朝之望，典刑千载之英。咸造在庭，早如晁董之奉大对；爰立作相，今若皋伊之冠伦魁。乃于筹边之馀，不忘寒峻之恤。仆之受赐^{〔六〕}，士皆归心。某敢不愧于空餐，知^{〔七〕}此厚德？颂圣主贤臣之盛，虽曰未能；当门人小子之勤，则从此始。

【校】

〔一〕得请 四库本、家刻本作“得取”。荟要本作“得所”。

〔二〕延登 家刻本作“廷对”。

〔三〕恩藏于心 底本脱“心”字，据它本补。

〔四〕腾骞 底本作“腾骞”，据家刻本改。

〔五〕依 荟要本作“倚”。

〔六〕不忘寒峻之恤。仆之受赐 底本脱“恤仆之”三字，据它本补。

〔七〕知 家刻本作“铭”。

回黄解元启

伏以有司论秀，能者其谁？宅相登名，人亦贺我。文既弊而极矣，子独洗而新之。

恭惟某人，以陆机二十之年，有江夏无双之誉。弹湘妃之玉瑟，追还《雅》《颂》之声音；织天孙之〔一〕锦裳，自出文章之机杼。懋乃此举，甲于大廷。曾多贺之未遑，何大篇之先辱？

【校】

〔一〕织天孙之 底本脱“之”字，据它本补。

贺吉守蔡寺丞子平冬启

野人云卧，焉知鲁观〔一〕之书？茅舍日长，忽悟汉宫之线。惟阳福类升之伊始，非君子道长而何祥？人皆愿然，天其或者。

恭惟某官，源源伯喈之学，继继端明之忠。翠竹碧梧，蔚有向来之文物；雪山冰谷，凜然清出于班行。乘风来自于帝旁，把麾出守于江上。官梅之动，诗兴未妨〔二〕挥毫；王春〔三〕之度，玉墀当不俟驾。

某承颜虽浅，辱爱已深。占夫子七日之爻，不远而复；上僖公千岁之颂，俾寿而昌。

【校】

〔一〕鲁观 四库本作“观鲁”。

〔二〕未妨 家刻本作“未忘”。

〔三〕王春 家刻本作“主春”。

贺蔡寺丞年启

珠星璧月，布清台正朔之新；柏酒椒盘，咏大府风流之胜。天地交泰，池塘生春。君子履之，福祿萃只〔一〕。

恭惟某官，海流学问，山立班行。二千石之唯良，远出西京循吏

之上；十万户之受福，皆在春风和气之中。载临道长之辰，敷锡汇征之吉。梅边觅句，小吟山意之冲寒；花底退朝，行对天颜之有喜。

某穷居无似，馀映^{〔二〕}焉依？注玉倾银，既未得修寿觞之敬；染云剪水，又不能雕颂语之工。

【校】

〔一〕萃只 底本作“华只”，误。据它本改。

〔二〕馀映 家刻本作“馀照”。

回陈德卿县尉启

上方以飞龙而造金榜，所求极谏之闻；公犹以婴鳞而殿鼎科，无乃有司之讳。知伟度非荣于一第，然还家足慰于两亲。

恭惟某官，士之拔尤，文则近古。烂其若天孙之织云锦，彬乎成章；清其如骚客之餐菊英，苦而有味。赋料扬雄之敌，诗过黄初之人。先所难能，此则馀事^{〔一〕}。一鼓不胜，岂前之惭？再举乃亨，非后之巧。以孝秀之英而作尉，兹独曰宜；发天人之学以致君，则由此起。所期者远，何憊于初？

某辱在比邻，恭承惠顾。知名久矣，覲德蹙然。坐客无毡，自笑柴门之冷；文书衔袖，但惊车辙之临。

【校】

〔一〕诗过黄初之人。先所难能，此则馀事 它本均作“诗过黄初之先。人所难能，此则馀事”。

代李省干直卿通长沙帅^{〔一〕}刘舍人恭父启

辍耕作吏，乃堕在步兵之尉；拄笏^{〔二〕}拜庭，将望见舍人之样。虽文字不尽依刘之悃，而仁贤独无问李^{〔三〕}之心。凄其千载之逢，或者片言之合。

恭惟某官，名盖当世，文高前修。一武以趋云霄^{〔四〕}，蔚其未老^{〔五〕}；孤忠之贯日月，凜不可回。掌制西垣，寓直内阁。人皆以为公喜，公岂以为己荣？盖其所期，有不在是。以中兴未成为大戚，以生

民尚因为深辜^{〔六〕}。今非无人，谁有此意？置之于湖山之远，了不闻知；倚之以边疆之宁，是则谈笑^{〔七〕}。波静郴江之沸，天开衡岳之云。不惟藩宣之勤，实繫社稷之卫。要之好手，屈此外邦。曷若还归于庙堂，坐令整顿于宇县。

某场屋百战，权舆一官。收饭山清苦之身，入糟丘喧卑^{〔八〕}之地。记^{〔九〕}醉乡而避世，聊复优哉；颂酒德以垂名，真成狂者^{〔十〕}。每顾初心而自叹，犹幸大贤以为归。必有异之于白眼之中，未遽隔之于清流之外。

【校】

〔一〕帅 底本作“师”，误。据它本改。

〔二〕拄笏 它本作“挂笏”，误。拄笏，即“拄笏看山”之意。事见《世说新语·简傲》。苏轼《次韵胡完夫》：“老去上书还北阙，朝来拄笏看西山。”

〔三〕问李 四库本作“问学”。

〔四〕云霄 家刻本作“风云”。

〔五〕蔚其未老 家刻本作“蔚其有光”。

〔六〕深辜 家刻本作“深忧”。今从底本、四库本、荟要本。辜，罪。《吴越春秋·勾践入臣外传》：“污辱王之军士，抵罪边境，大王赦其深辜。”

〔七〕谈笑 家刻本作“嘻笑”。

〔八〕喧卑 家刻本无“喧”字。

〔九〕记 四库本、荟要本作“托”。

〔十〕狂者 它本均作“强者”。

谢曾主簿启

恭承车辙，肯顾田庐。识异人于山林幽独之中，偶然不后于众；称弟子于科第光华之始，意者其近于欺^{〔一〕}。礼有逾于其情，世久无于此事。

恭惟某官，气盖万人之表，名重大江之西。以古自嬉^{〔二〕}，欲超诣圣贤之地；于词横骛，其肯作时俗之文^{〔三〕}？结梅实于桃李之场，鬻墨洗^{〔四〕}于盆盎之市。孰不莞尔？子独悠然。不再战而有功，众而后定；虽五甲而无愠，忠矣何伤！但令所立之芬香，曷校厥科之高下？

【校】

〔一〕欺 四库本、荟要本作“期”，误。家刻本作“奇”。

〔二〕自嬉 家刻本作“自娱”。

〔三〕其肯作时俗之文 “作”，四库本、荟要本作“则”，误。又：“时俗”，底本作“诗俗”，亦误。据它本改。

〔四〕墨洗 底本作“垒洗”，误。据它本改。

代庆长叔回郭氏亲启^{〔一〕}

声气之求，不缘利合；婚姻之故，所要岁寒。既两家之相忘，则一语之可决。

伏承某人令似，少而汗简，已翻夜诵之波澜；而某第几女子，教以条桑，粗知春服之刀尺。羔雁戾止，笺牍辉如。敢拜^{〔二〕}大夫之重勤，庶几君子之偕老。

【校】

〔一〕家刻本此篇未载录。

〔二〕敢拜 底本脱“拜”字，据四库本、荟要本补。

贺陈应求右相启

恭审登庸正人，使宅次辅。非难得宰相之位，进贤则其国尊；不必问太平之期，用公则其效敏。天有所待，世未或知。

恭惟某官，续洙泗以后之渊源，追唐虞未远之人物。动容貌以肃天下，已皆趋风；举夷夏而置胸中，了如观火。召来两地，亦既三年。所挟愈大，而合愈难；求去者坚，而留者众。深观其守道之如许，不付之大事而其谁？用之小迟，是以国人怀不满之意；试之既效，然后圣主有必信之心。右席久虚^{〔一〕}，君子是荷。宜有远略，用宏隽功。治道无多，止在一正君之妙学；敌人易与^{〔二〕}，终将九顿首于大廷^{〔三〕}。

某自知其迂，敢速于售？抱贾谊“积薪”之疏^{〔四〕}，空有狂言；哦少陵“看镜”之诗，真成半老。独特知己，不虚此生。邮传赞书，喜绝流辈。

【校】

〔一〕久虚 家刻本作“以虚”。

〔二〕易与 家刻本作“易予”。“与”、“予”互通。四库本、荟要本作“易了”，误。与，对付。《史记·燕召公世家》：“庞暖易与耳。”

〔三〕大廷 它本均作“大庭”。“廷”、“庭”互通。

〔四〕疏 家刻本作“策”。

贺陈丞相拜左相启

恭审升自揆路，宅乃首台。惟上相之颡面正朝，虚焉已久；非天下之钜人长德，膺此者谁？厥声既覃，所暨咸耸。

恭惟某官，喜怒不形于色，安危自任于身。如大山乔岳之靦深，无为而人自仰；若和风庆云之气象，不肃而物已孚。登庸有期，经济方懋。观其恢张万化之意，固非鹵莽一切之图。民亦有言，得无委付之未尽？上既历试，是用尊信而愈隆。告于大廷，陟以^{〔一〕}左席。虽庙堂之维旧，而风采之一新^{〔二〕}。魁柄不分，岂复有牵而莫可？同列既协，犹曰无助而何为^{〔三〕}！正君在初^{〔四〕}，拔士宜博。民之贫者无富国，将之胜者无败军。朝廷治而四海从，华夏强而百蛮服。古未有改，言之似迂。置乾坤一掷之中，世岂不为之快？然帝王万全之举，公必有处于斯。

某顷以狂言，最蒙殊遇。乃至延誉于西府，相与荐进于严宸。事有作难，退而静俟。今两贤合处而并相，此其时哉？当大钧所播而不春，信乎命矣！

【校】

〔一〕陟以 四库本、荟要本作“陟于”。家刻本作“陟之”。

〔二〕而风采之一新 家刻本此六字之后无自“魁柄不分”起至“公必有处于斯”一段文字，大误！

〔三〕何为 四库本、荟要本作“为何”。

〔四〕正君在初 四库本作“正君在仁”。荟要本作“正君在诚”。

贺虞枢密还朝启

恭审诏下云屡，公归毋徐。当旌旆欲东之初，国威已壮；举关河

以北之外，敌气自销。如何四海之重轻，止在一贤之出处？

恭惟某官，所学自得于圣，非天不知其忠。三顾隆中，此岂有求于斯世？一正天下，其来盖为乎^{〔一〕}生民。方其败狄^{〔二〕}于立谈，不应今日而未相。英荡^{〔三〕}万里，星霜几周^{〔四〕}？惟以身为社稷之依，则其心奚远迩之择？谁为帝之计者？复斯人而谋焉。如不欲中兴之速成，无所事我；既久虚冢席而有待，舍之其谁？扬于赞书^{〔五〕}，徯以朝夕。

某惟古之嗜，以拙而穷。顷辱取其一编之书，欲荐进于九重之览。许以东南之人物，至于倾倒其腹心。见则尽欢，去乃太息。退而矜国士之遇，闻者犹疑；虽未拜知己之恩，此已不浅。

【校】

〔一〕为乎 底本作“为于”，据荟要本、家刻本改。四库本作“为夫”。

〔二〕狄 四库本、荟要本改作“敌”。

〔三〕英荡 家刻本作“震荡”。

〔四〕几周 四库本、荟要本作“九周”。

〔五〕赞书 家刻本作“阙廷”。

卷五十一 启

贺虞右相启

恭审祇召自西，爰立在右。何国人喜极而继以恨，不曰大用之迟？当天下将合而未有^{〔一〕}形，庸非今日之俟？言观气象，忽见古初。

恭惟某官，凛乎人物之英，慨然忠烈之气。足居首上，病惟贾生之能医；兵在胸中，贼^{〔二〕}见范老而破胆。畴昔之役，殄歼彼渠^{〔三〕}。于是时而相之，则中兴之久矣。小人何怨而愿其去，君子欲留而莫之能。上非不知^{〔四〕}，天则未定。万里滄溟，鱼龙亦悯其独劳；三人修门，鼎轴乃得其所付。洪钧一转，乾清坤夷。泰阶六府，芒寒色正。国患无人而非无治，贤有不用而无不能。既登我公，夫复奚虑？发丹衷不尽之挟，兹独非其时乎？了紫岩未为之勋，更于谁而责者？儒效岂细？休期鼎来。

某其立既孤，宜疏于合。顷以民望之所在，见而无求；敢云庙堂之辱知？愧焉^{〔五〕}不浅。取其猖狂^{〔六〕}之末议，谓可荐进于公朝。事无必成，势若有待。兹耸闻于显拜，怅莫与于贺宾^{〔七〕}。今孰非相国之人？惟我所用；而况于门下之士，当忧^{〔八〕}其遗。

【校】

〔一〕未有 四库本作“未及”。

〔二〕贼 荟要本改作“敌”。

〔三〕殄歼彼渠 四库本改作“壮我国威”。

〔四〕不知 四库本作“不足”。家刻本作“不从”。

〔五〕愧焉 底本作“驩焉”，误。据它本改。

〔六〕猖狂 四库本、荟要本作“猖獗”。

〔七〕贺宾 家刻本作“贺阶”。

〔八〕当忧 四库本作“尚忧”。家刻本作“或忧”。

与湖南漕黄仲秉给事启

伏以士何必知己之多，惟愈寡而后贵。古所谓会心之契，不待见而已孚。况门间半面之未忘，辱坐上千人之小异。眷焉非浅，舍是安归？

恭惟某官，岷嶓之英，洙泗之嫡。夜讎天禄，兹不曰异时将相之储；夕拜锁闾，久无此正人封驳之手^{〔一〕}。盖云霄之已逼，奚原隰之载驱？岂其深言之不容，抑亦孤立而莫助？今之^{〔二〕}君子，遑恤位隆而道污；凜然我公，正缘身退而名进。加惠鰥寡，觅句湖山。信此乐之未央，于外物其何有？天方欲治，又将聚善类而有为；上知其忠，不应举大政而他付。

某学无适用，人不谓才。有取其六太息之书，荐延其迹^{〔三〕}；竟复以七不堪之癖，闻罢而行。所幸西府之后尘^{〔四〕}，得参重客之末座^{〔五〕}。宠以半语，云识子于文字之间；怀哉此恩，非知心于肝膈之上。径驰病身皈倚之意，敢作流俗暄凉之言？自分云升而泥潜，已如霜降而水落。岂竞于利？犹饶于求。惟不出大贤之门，乃所甚戚；倘或在可教之域，其忍弗收？

【校】

〔一〕手 底本作“乎”，误。据它本改。

〔二〕今之 四库本、荟要本作“令兮”。家刻本作“合于”。

〔三〕其迹 四库本作“甚急”。

〔四〕后尘 底本、四库本、荟要本作“后陈”。此据家刻本改。

〔五〕末座 底本作“未至”，据家刻本改。四库本、荟要本作“未至”。

与洪帅^{〔一〕}吴明可启

伏以提孤身而进门下，将何从而信之？恃我公之如古人，盖有望而来者。不然以县令之贱，而仰望大帅之光，以言自鸣，于分则僭。非旷度脱拘挛之表，敢尽情写归倚^{〔二〕}之诚？

恭惟某官，其清有延陵之风，所至若河南之治^{〔三〕}。立于侍从论思之地，盖十馀年；问其人物宗派之评^{〔四〕}，才一二老。望之若怯，而

谏甚勇；名之既重，而国不轻。立朝^{〔五〕}至今，未正其拜。更枉盛名之下，来牧大江之西。落霞孤鹜之辞，映照翼軫；春生秋杀之政，弹压湖山。取回^{〔六〕}前辈之光芒，曾有今日之奇伟。百城甚乐，其能解爱君之深忧；众正方亨，肯或令旧德之久外？起以端揆，何必崇朝！坐令八区之民，复见三代之治。

某于时莫售，其病在迂。堕在作邑汤火之中，未知脱身罪戾之处。催科抚字^{〔七〕}，若为^{〔八〕}并行而两全；灯火筒编，将遂绝交于千载。所幸微踪之托，乃得至仁之归。教之以其所未能，端复师承之望；庇之以其所不及，兹谓父兄之贤。

【校】

〔一〕帅 底本作“师”，误。据它本改。

〔二〕归倚 家刻本作“归禱”。

〔三〕所至若河南之治 四库本、荟要本此句后自“立于侍从”起至篇末的文字错入同卷《知奉新县到任谢虞右相启》中，而误接下篇末句“所恃绋袍之私”。

〔四〕评 家刻本作“遗”。四库本作“存”。荟要本作“间”。

〔五〕立朝 底本作“云胡”，误。据四库本、荟要本改。家刻本作“去朝”。

〔六〕取回 家刻本作“收回”。

〔七〕催科抚字 底本作“催利抚字”，误。据它本改。

〔八〕若为 家刻本作“难为”，并夹注“一作若”。

与吴参议启^{〔一〕}

伏以同登紫岩之门，至今十年其如梦；还望西山之爽，岂曰^{〔二〕}再见之非天？自怜江湖云月之身，堕在米盐汤火之地。不有知旧，于何据依？

恭惟某官，超然光风霁月之标，粹乎东序清庙之器。辞章甚古，要自是文人之雄；谈笑不劳，已足了天下之事。一登删润^{〔三〕}之要地，屡迁参赞于价藩。听履而上星辰，知衣钵之未远；回首而班鹓鹭，即公侯之复初。

某忧患频年，形影独吊^{〔四〕}。不图流落之末路，乃遇爱怜^{〔五〕}之己知。蹈^{〔六〕}冻冲泥，未辞芒屨之湿；暖汤煎水^{〔七〕}，所恃绋袍之私^{〔八〕}。